

与党政干部谈 历史学

兴华智源管理科学研究院
《组织部长参阅》编辑部

与党政干部谈历史学

周永学 编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 北京

兴华智源管理科学研究院

《组织部长参阅》编辑部

责任编辑：吴佳蓉

版式设计：一 木

责任校对：张 炎

封面设计：赵楚楚

与党政干部谈历史学

YU DANGZHENGGANBU TAN LISHIXUE

组织编撰：《组织部长参阅》编辑部

编 者：周永学

出 版：兴华智源管理科学研究院

通讯地址：北京91-019信箱 邮编：100091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9

字 数：135千字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目 录

引 言 历史学是人文希望的承载.....	(1)
----------------------	-----

第一章 历史学的内涵.....	(6)
-----------------	-----

一、历史和历史学.....	(7)
---------------	-----

二、学习历史学的意义.....	(17)
-----------------	------

三、“求真”和“致用”是历史学永恒的主题.....	(25)
---------------------------	------

三、历史学面临的现状.....	(30)
-----------------	------

第二章 “历史无用”的认识误区.....	(37)
----------------------	------

一、“历史无用论”产生的客观原因.....	(38)
-----------------------	------

二、“历史无用论”产生的主观原因.....	(46)
-----------------------	------

三、历史是有用的.....	(52)
---------------	------

第三章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64)
--------------------	------

一、历史学的教育功能.....	(65)
-----------------	------

二、为现实服务的功能.....	(72)
-----------------	------

引言

历史学是人文希望的承载

我们在这本书中，将面向党政干部读者朋友们，谈谈历史学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

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学，在我们有些干部的心目中似乎是远离现实生活的，认为它既不能直接作用于人造卫星和三峡工程，又不能直接影响到“米袋子”和“菜篮子”。这种认识就只看到了事物得表象。倘若跳出这种狭隘的认识，站得高一些、远一些来进行考察，便会看到，历史学是于世有补、于世有用的科学，小到个人的修身养性，大到国家的治乱兴衰，都受益于它。

历史学是人类实现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生命觉悟，其建构则需要一种理性的认知与训练过程，比如历史阅读。这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为增益人们的哲学思维能力，最好是选择一些哲学思想类名著，借助阅读，领悟前哲的睿思，吸纳往圣的敏识，达到以阅读借鉴的方式增益启迪自己哲学思维能力的目的。同理，如果你想增益社会人生智慧，最好是选择一些历史名著来阅读，借以洞悉往昔英雄圣哲、大德贤达乃至社会大众的活动史迹，观览其盛衰成败、利弊得失，启发增长知人论事乃至经纪世事人伦的才能。所以说，历史乃是一门启人心智、益人智慧的大学问。至于有人把历史仅仅理解为听讲故事，视为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其实是只认识到历史对普通大众的娱乐性的一面，而不知历史的本质究竟何在而导致的一种误解。可以说，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承载，是人文希望与情怀的承载，即便在历史表现为大众娱乐形式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寓教于乐”的文化设计模式问题。唐宋以来各种形式的历史俗讲繁荣发达，实际它是以娱乐的形式向人们灌输忠孝节义等人伦教化观念，它绝非单纯地讲故事或娱乐排遣，

只不过人们在阅读或听讲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而已，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果从深层次探究人们对历史的兴趣，还是因为人们对它的承载功能充满了期望。

相关的重要问题是：人是什么？他从哪里来？他又向哪里去？这是所有人文学科都要面对的超级人生课题。史学由于其特殊的承载功能，于是与此问题之解决关系最为切近。读过通史的人都应知晓，正是上述问题决定了通史体例的内容结构，它已成为历史学所面对的一个核心课题。此外，每个史家以至每部史著，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从不同层面对上述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又有学者提出“治史益德说”，这也是对史学承载功能的一种期望。有关学者认为：“所谓道德者，乃若自外来入吾之身心。虽其心性所固有之良，有以吸受，而非以前言往行证之且坚受之，不能真知而力行也。故以前人之经验，启发后人之秉彝，唯史之功用最大。吾国古代教育，首以《诗》、《书》、《礼》、《乐》为植德之具，《诗》、《书》、《礼》、《乐》者，皆史也……则治史能明其德。故古人之治史，非以为著作也，以益其身之德也。”此以“治史益

德”作为对史学的一种期望，即是一种承载。

还有学者提出，历史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希望。如钱穆研究国史的宗旨即主要在于：欲立于当今世界，应付目下形势，必须自认识自我之国家民族历史开始。为此他在《国史大纲》卷首首揭“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其中包括：“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这实际上提出，一个国家的国民首先必须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更须尊重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希望之所在。正是历史的种种承载功能，使人们对历史充满了兴趣与期盼，历史学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

中华民族尤其是一个热爱历史的民族，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承载国运族命的寄托所在，这是中国历史对中国人的最大承载，而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大

推进，历史学的承载功能对我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作为从事党政工作的各级干部，在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过程中，应当适当学习、掌握一些历史学方面的知识。史学知识，是各级党政干部干部人生智慧、特别是政治智慧的重要支撑。这，也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出发点。

第一章

历史学的内涵

历史学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的，要更好地理解历史学，首先要了解历史是什么，只有在了解什么是历史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历史学的内涵。

关于“历史”，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位史家对其下一个比较科学或者说比较确切的定义或概念。而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历史学之前首先遇到的就是“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历史这门学科中的许多相关概念和理论，诸如“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历史认识过程的许多内容都与“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

密切相关。在学习和研究历史之前不对这个问题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 and 阐释，则后面的学习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什么是历史”和“什么是历史学”。

一、历史和历史学

说到历史，似乎是一个尽人皆知，谁都会用的概念。比如我们会提到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党的历史、城市历史、农村历史，以至一个家庭或个人的历史；比如我们会说“自己的历史要靠自己书写”，或者说“写下了历史的新篇章”、“这已经成为历史”等等。大概不会有人刨根问底：“历史是什么意思？”好像大家都知道“历史”的含义。不过，要是我们深入地想一下，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究竟什么是历史？要找出一个确切的、完整的答案，可能会难倒大多数人。对于“历史”的概念，不同的历史学者对其解释各不相同。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中这样写道：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克莫罗曾经说

过：“历史是社会科学对过去的投影。”马修阿诺德认为：“所谓历史就是充满谬误的浩淼的密西西河。”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则说：“历史这个名词有这么一种双重意义，它一方面指事变成事件本身，另一方面指那些通过想象为了想象而写出来的东西。”上述说法差异甚大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的定义或概念的论述，也各有其异同。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历史本事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里马克思是为了驳斥唯心主义哲学家否认历史过去的客观性，把历史作为他们所制造出来的各种观点的实现过程这一谬论而言的，而且马克思在此处仅仅指人类历史（即一般所谓狭义的历史）。

在中国那么多的文字中，为什么我们偏要选择用“历”和“史”这两个字来表达这样一种广泛而抽象的事物？我们要想确切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含义，就必须分别从“历”和“史”这两个字的意思谈起。

“历”的繁体其下部的“止”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一片树

林。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便说：“历，过也，传也。”“过”是指空间上的移动，“传”则表示时间上的移动。古人在长期观察中发现，天象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以某一时间为周期做循环运动，某一天象与农时、气象可以相对应。《礼记月令》中就记载了日月星辰的位置以及此时对应的物候现象，比如“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夏历的孟春正月，太阳的位置在营室。黄昏时参星在南方天中，黎明时尾星在南方天中。……东风使江河土地解冻，冬眠的蛰虫开始活动。水底的鱼游近水面的薄冰，獭捕鱼，鸿雁由南而来。……这个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二气融合，草木开始萌发。）正因为有这种规律性的对应关系，日月星辰的移动（“过也”）就可以用来确定年月、确定季节，“历”由原来的动词又衍生出名词的含义，即历法。《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说：“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圣人很注意根据日和月的规律，来考察星辰的运行轨道，

用来排列一年四季的顺季，就称之为历。）在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历法对于播种、收获等农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所以历法的含义逐渐分化出来，另外创造出一个字。据《尚书·尧典》，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是天，历像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于是命令羲氏与和氏，恭敬地遵循天道，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严肃谨慎地向百姓发布节气时令。）还派遣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别前往指定的东、西、南、北各个地点观测各种天象，以便为百姓制定历法。《尧典》虽系后人所作，具体内容未必可信。但这条记载至少说明，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专职的天文官员了。

“史”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甲骨文中不但有“史”字，还有“大史”、“御（御）史”、“公史”、“西史”等说法，都是表示一种特殊身份的人、或一种特殊的职位。由于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记录极为不便，所以用字必定非常俭约，能少一个字就少一个字，甲骨文中有不同类型的“史”，说明早在殷商时代“史”就已有了明确的分工。既然在“史”之外还有各种名称的史官，就可以肯定他们的职权和地位是与“史”不同

的。《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即保持中正的态度用右手记事。但据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卷六）一文中的考证，“中”字在甲骨文、金文中的原始意义为盛放简策之器，后引申为簿书之意，史的字形，即手持簿书之人，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比较而言，王国维的说法显然更有说服力。殷商时期的官名，如卿事（士）、御史、三事（司）、吏等，都是由史字分化而来，可见当时“史”

地位的尊崇。至于甲骨文中不同史官记事的范围，史学界现在还没有找到十分明确的证据，但可以肯定并不限于天象，而是包括各个方面，甲骨文留下的记载应该就是各种“史”的一部分成果。

尽管早期史料缺乏，我们还是能从晚出的《周礼》，来推测当时史官的一点情况。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周礼》一书绝非如古代经学家所言，出自西周初年的周公之手，也不完全是西周时期的产物，而应成书于战国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周礼》不包含战国以前的内容，古代的典籍大多不是成于一人一时，从后世出土的西周金文中所见

官制与《周礼》的记载基本相符这一点可以断定，该书所反映的礼仪制度，虽然有不少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西周制度的实录，而且可能是西周沿用的殷商制度，所以可以用作我们推测早期史官情况时的参考。《周礼春官》中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官职，并明确记载了他们的职权范围和人员设置。大史的职责是掌管建立邦国的六典，保管邦国之间盟约的副本，参与历法和祭祀日期的确定；小史则掌管王国和畿内侯国的历史记载，在祭祀、丧礼、会晤中协助大史的工作；内史主要保管国家的法典和政令的副本，考核邦国、官府、都鄙的政事和年终统计；外史则负责书写天子下达给畿外诸臣的命令，保管四方诸侯的历史记载。还有御史，保管治理诸侯国、地方以及百姓的法令。简而言之，大史的地位最高，职责最重，小史协助他的工作，内史掌管宫廷内部事务，外史则掌管对外事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周礼》一书所记职官体系，大多数职能部门均设“史”，少则一二人，多则十余人，应当是记录、保管部门内部公文、档案资料的人员，相当于现在大多数单位里都有的档案馆、档

案室等。这说明那时已有保存整理档案材料，以备撰写历史之需的观念。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没有制度规定的那么完善，例如在周天子的地位不稳，权威下降，纳贡制度名存实亡，直接辖地狭小的形势下，史官的编制可能会不完整、不满员，不同等级或类型的史官间的分工也会不明确，一部分职能甚至会丧失，各诸侯国也会因地位和实力的差异，或者因为受到等级制度的限制，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的史官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周礼》所反映的，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未必是已经存在的普遍的实际。

“历”和“史”原本应该是两个系统，分别负责不同的职责。但历官（或负责历事的人员）要将推算或观察的结果记录下来，这些记录成为历法、历书或天象表。这些记录必定要有确切的时间，形成一个严格的时间序列，否则就会毫无意义。史官的职责虽然是记事，但记录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必定也需要有具体的时间，因而自然地形成原始的编年记载。事实上，早在甲骨文中，在其记事文字前就采用干支记日了，说明时间与事件密不可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早期史书，如《竹书